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四辑

桥与门 ——齐美尔随笔集

[德] G·齐美尔著

涯鸿 宇声 等译

责任编辑 冯 征

封面设计 何礼蔚

桥 与 门
——齐美尔随笔集

G·齐美尔 著
涯鸿、宇声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印数 1—9000

ISBN 7-5426-0426-0/B·38

定价：3.50 元

译者的话

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1858—1918), 作为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及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其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在社会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为了使社会学在德国成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 他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齐美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杰出的演说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齐美尔的全集共有14卷, 主要的著作有《历史哲学问题》(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 和《生命观》(Lebensanschauung) 等。

齐美尔的许多著作早就在西方世界和苏联等国翻译出版, 人们尤其对他的社会学著作感到兴趣, 发表了很多研究专著。在我国, 随着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空气的日益活跃, 人们必将

对齐美尔的学术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本书的翻译出版，即是为哲学和社会学界以及对哲学和社会学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个直接了解和研究齐美尔及其学术思想的机会。

采用随笔的体裁写作是齐美尔著作的风格特点，本书就是这位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历史、宗教、艺术和社会的哲学随笔集。齐美尔的思想演变的复杂性，兴趣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还有他的著作多采用随笔的体裁，这三种因素导致人们对他的著作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价，也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译文中的不当之处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周涯鸿、陆莎、沈宇青和刘玉声翻译。

1989年5月

猫头鹰文库编委会(第四辑)

主 编 姚 鹏

副 主 编 林耀琛 郝铭鉴 马小军

本辑编委 黄建伟 罗林平 黎 锐

李小兵 姚暨荣 夏镇平

康绍邦 陶建平 高 地

Georg Simmel
Das Individuum und
die Freiheit
Essai

本书根据柏林Klaus Wagenbach出版社1975年
版译出

目次

译者的话·····	1
-----------	---

一、桥与门·····	1
二、命运问题·····	9
三、爱情琐谈·····	20
四、论死亡的形而上学·····	37
五、尼采与康德·····	48
六、历史时代的问题·····	60
七、文化本质论·····	83
八、我们文化之未来——答民意测验·····	95
九、文化形式之变迁·····	99
十、论宗教的认识论·····	108
十一、宗教的基本思想与现代科学 ——答民意测验·····	124
十二、论灵魂的拯救·····	130
十三、基督教与艺术·····	140
十四、风景的哲学·····	159

十五、面容的美学意义·····	176
十六、日耳曼风格和古罗马风格·····	184
十七、演员与真实性·····	195
十八、忆罗丹·····	206
十九、箴言集摘录·····	214
二十、社会美学·····	217
二十一、社会学的范围·····	233
二十二、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258
二十三、进餐的社会学·····	280
二十四、个性与自由·····	291
原书出版说明·····	304

一、桥 与 门

客观事物对我们具有两重性，自然界中所有事物既可视作相互联系，又可视作相互分离。物质的不断转化——譬如能量——将一个物质与另一个物质联系起来。万物转化无穷才创造出宇宙。另一方面，物体在空间处于无情的排斥之中，没有一个物体部份跟另一个物体部份共存于一个空间。在空间，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并不存在。同样道理，客观存在完全可用这一自我排斥概念加以解释。

与自然相反，人类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联系和分离。换言之，联系和分离总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假若我们列举两种天然物称之为“分离”，那么，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两者已经相互联系并互为对方的衬托了。反之，被称为联系的事物，当用任意方法使之分离后，它们正是

为了相互联系才必须分离的。实际正如逻辑一般，联系本来并不分离的事物毫无意义，联系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均处于分离的事物也无意义。那么，这两种效应在人类的离与合中以哪种形式存在？是离还是合先天有之？是合还是离后天为之？这纯粹取决于人的行为。无论直接的或象征性的，无论肉体的或精神上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分者必合，合者必分之中。

最先在两地间铺设道路者可谓创造了人间一大业绩。兴许他们经常往来于这两地间，因此，在主观上人们已将此两地相互联系。但只有当地面上出现一条清晰可见的道路时，这两地才客观地联系起来。那么联系的愿望就构成了该事物的造型，而构成的造型又是该愿望的再现，不管其再现次数的多寡。铺路是人类特有之功绩，同样，动物也常用奇妙的或笨拙的方法去克服两地间距，可惜往往首尾不连。并非道路的奇迹发生作用，使行动凝结出固定的形体；其实，形体源于行动，行动趋向形体。

架桥使人类功绩登峰造极。在此，人的联系愿望不仅面临空间分离的客观矛盾，而且也面临特殊造型之主观矛盾。克服这些障碍而架起的桥梁标志着我们意志势力的发挥超越了空间。对我们来说，河流两岸不仅相互对立，而

且相互“分离”。假如我们不首先在主观意图、需求及想象中将两岸联系起来，那么分离概念就毫无意义。倘若自然形式符合这一概念，就跟符合实际意图一样，那么两岸之间应该说是根本分离的，是人的精神在追求亲善、联合，需要逾越这一分离。

桥梁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使分者相连，它将意图付诸实施，而且它已直观可见。在客观现实中，桥梁是联系两岸风光之依据，映入眼帘的桥梁同样是联系两岸风光之同一依据。奉献于实施架桥意图之纯动力已变成固定的直观形象，恰似肖象画绘下了现实生活中肉体及精神生活过程，使之成为唯一永恒的直观形象。事实上该形象从未显示过，也不可能显示，而它却包含着整个现实生活的全过程。桥梁授与超越一切感性生活的最终感觉以一种个别的未经具体显现的现象，它又将桥梁的目的意图返回自身，使之成为直观形象，宛如艺术品及其“被塑对象”一样。桥梁跟艺术品的区别在于，桥梁终究趋于自然画卷，连同它那超越自然的一切综合。在我们看来，桥梁跟它所连接的两岸关系远比房屋跟地基的关系密切，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眼里，地基已消失于房屋之下。通常，大家往往将桥梁视作自然风光之中一大

美景，因为它使自然所赋予的偶然性提高到一个纯精神方式之统一。桥梁本身通过其直接存在于空间的直观而具有美学价值，如果将纯自然在精神上的统一归结到它那独立而理想的自我一体之中，那么其纯洁性正是艺术所体现的。

在分离与统一的关系中桥梁倾向于后者，桥墩两头间距可见可测，同时间距已被桥梁逾越；与此相反，门以其较为明显的方式表明，分离和统一只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正如第一个铺路者一样，第一个搭茅屋者表现了人类抗争大自然的特殊本领。人们在无穷无尽的空间切出一小块土地，按自己的感官认识在上面塑造出一个特殊单元。空间中，这一小块土地本身被联合起来，可它却与外界分离了。所以说，门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层活动挡板，维持着内部和外界的分离。正因为门可以打开，跟不能活动的墙相比，关闭门户给人以更强烈的封闭感，似乎跟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墙是死的，而门却是活的。自己给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但这又是灵活的，人们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于屏障之外。

我们所追求的有限总是局限于任意一点有形的或先验存在的无限之中。因此，门就成为

人们本应或可以长久站立的交界点。茅屋是有限单元，是人在无限空间中为自己选定的一点，门将有限单元和无限空间联系起来，通过门，有界的和无界的相互交界，它们并非交界于墙壁这一死板的几何形式，而是交界于门，这一永久可变换的形式——跟桥相反，桥将有限的跟有限的联系起来。我们过桥时显然已经消除了对于牢固性的顾虑，也许在日复一日的习以为常以前人们尚有一丝奇特的感觉，似乎飘逸于天空和地面之间。连接两点于一线的桥为人类保障了一定的安全性和方向性，而门却向着那无界的条条大道流露出一种离奇的自我局限式的生活。

分离和联系两种因素反映在桥上，似乎分离倾向于自然一边，而联系却倾向于人类一边；反应在门上，分离与联系几乎不相上下，均倾向于人类的创造业绩。比起桥来，门的意义似乎更丰富些、更生动些。显而易见，人从哪个方向过桥，在感观上无多大区别，可是人进门或出门却明显留露出意图。此外，窗户的意义也可衬托出这一点，窗户是门的亲戚或同行，它将内部空间与外界联系起来。就纯目的论而言，窗户只不过是里向外看；从里向外看行，从外往里看不行。由于窗玻璃是透明的，所以

它同样长久地为内外提供联系，可惜这种联系是单向性的，就跟它只为眼睛开路这一局限性一样，因此窗户只能归结到门的深远和特种意义的一部分。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强调门的一个方向的作用比另一方向要强。倘若将罗马式和哥特式大教堂墙门逐渐缩小，当你走近这两扇慢慢合拢的半圆形大门时，你会觉得它明显地引你入门，而不是出门。当然这只不过是奇特的偶然现象而已，门的结构会自然地引导进门人，似乎逼着你不由自主地走上正道。（依此类推，我将此含义引伸到门和主祭坛之间的柱子行列，通过透视法让柱子相互靠拢，推出一条引人入胜之路，就此一条，别无它路。不过，假若我们确实见到柱子的实际平行排列，上述情况就不可能产生，那么终点与起点就毫无差别，无任何标志说明你应从哪端走到哪端。透视镜头光用于教堂内部道路方向就如此奇妙，那它同样可用于相反的走出方向，以同样方法使柱子相互靠拢，从主祭坛到门引人出门，宛如引人进门一般。）只有外形为锥形的大门，当你跨入时会明显感到是出门的反方向，不过它又有其独特情况，象征着进进出出均被一视同仁的人间活动在教堂门前得以终止，迫使人进入唯一

能脱离苦海的方向。正如人们随时随地可在未连接的事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样，世上的人无时无刻不可站在门的里边和外边，通过门，人生的自我走向外界，又从外界走向自我。

桥与门将人生动力所主宰的形式转化成固定的直观形象，它们不仅像产品一样显示出人类活动的纯动机和作用，它们的外形还凝结了人类那毋庸置疑的塑造本领。另外，桥与门给人的印象各有所侧重。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坚定地将天然存在的分离统一起来；而门却显示出，人类又是如何将长久统一的天然存在单元分隔开来。通过形而上学的直观显示和作用的稳定性，桥与门获得了普通美学意义，这正是成形艺术的特殊价值原因之所在。如果将门与桥运用绘画技术的频繁性也归结为纯形式的艺术价值，那么这儿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巧合。它表明，纯艺术意义与完成一张画总是同时以一种自身非直观的、精神上的或形而上学的知觉充分地显示出；假如刻画人的脸形时把外表与心灵上、精神上的性格结合起来，那么对人脸的纯绘画性兴趣——着重于脸形和色调的兴趣——才能得到极大的满足。

因为人类的本能是合，所以必须分，无分也就无合——因此我们首先在精神上将河两岸

这互不相干的存在视为分离，以便让桥梁将二者联合。同样树立界线是人类的本能，而它又没有界限。通过门，人类将自己关在家里，这虽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界的无限单元中分离出一个小单元；但正如无形的界限可以成形一样，门的活动性和人们可以随时走出界限而进入自由天地的可能性，正体现了界限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二、命运问题

根据本身及大众要求探索人生奥秘之全过程，此乃哲学使命，而有些生活形象威力无比，哲学几乎无法对它进行解释，这一事实令人深思。如何着手深入阐明爱情之实质？当年，柏拉图和叔本华曾一意追寻过该命题的答案。如果说，哪个对象在其涉及到生活的形式、作用、兴旺与陨落方面同样程度地值得进行哲学研究的话，那么，似乎一种理论与爱情的形而上学至少跟认识论与艺术的形而上学一样重要，一样值得进行探讨。

对称之为“生活遭遇”的主要事实本质应追究到何等深度？这一特殊的生活关系对事态和事件又意味着什么？通过这一关系，事态和事件如何融汇于生活本身，并为生活所同化？这一客观又如何与认识上一般，不仅成为生活的

画卷和想象，而且成为生活过程本身的各个片段？这些问题绝对不能通过心理分析来解决，而像爱情和生活遭遇这种精神事件确实存在，需要通过哲学来加以解释，假如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哲学主张成为“生活智囊袋”的话。

一旦生活的客观结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结构——成为我们哲学的命题时，往往会忽视必须理解的命运概念，那怕是任意一种命运概念。首先，它像其他事例一样，会告诉你，用“理论”和“实践”范畴（也许还包括感情和美学价值）来说明生活问题是多么地困难重重。在此，我仅就命运概念问题加以阐述，无非是认识生活使命的一次微小尝试和浅薄贡献，就其重大意义而言，理应成为哲学的任务。

命运概念被哲学所忽视并非纯属偶然，其基础在于，命运概念的各种因素与哲学的主要门类（理想主义和幻想主义）处于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理想主义从主观出发认识世界，其认识概念完全取决于精神形式，将一切现实生活绝对置于自我负责和无限自由之中，而对完全高于意愿的，高于主观理解之上的强行——如同在命运概念中存在的一样——不给与正确位置。幻想主义将一切个人的东西纳入他的自我，对外界发生的、尤其是针对他的意图不屑一顾，